

少年版

古丽雅的道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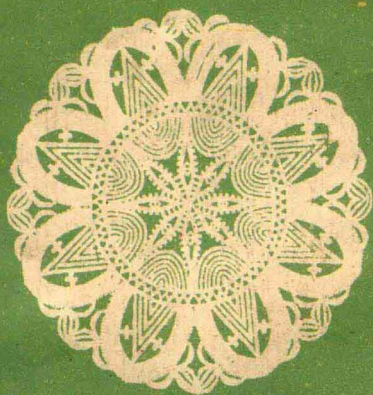
【苏联】伊林娜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画 章文熙

封面设计 王 烈



ISBN 7-5346-0747-7

I · 149 定价: 2.00 元



古丽雅的道路

原著 【苏联】伊林娜

原译

任溶溶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004号

古丽雅的道路

苏凝彦 缩写

出版发行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江宁彩色印刷厂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125 插页1 字数115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380册

ISBN 7—5346—0747—7

I·149 定价：2.00元

责任编辑：秦 智

凡是印装问题，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三岁的小演员

古丽雅不满一岁，就给取了古丽雅这名字。她躺在床上，看见人就笑，屋子里整天只听见她叫：

“古——古……”

因为这个喉头发出来的鸽子“咕咕”声，就产生了这个名字：古丽雅。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，古丽雅的真名字是马利安聂拉了。

古丽雅最早会说的话当中，有一句是“我自己”。第一回把她放在地上，她挣脱了手，嚷起来说：“我自己！”她晃了晃，就走起来了。

她走了一步、两步，就“叭达”一声扑倒在地上。妈妈把她抱起来，可是古丽雅却溜到地上去，固执地歪着肩膀，又重新学走起来。她给搀着越走越远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妈妈差点儿落在她后面。

古丽雅长大了。她的小脚在房间里、在走廊上、在厨房里踏得更稳了；屋子里更闹，茶杯和盆子打破的也更多了。

“唉，索雅·米海洛夫娜，”保母弗罗霞陪古丽雅散步回家，对古丽雅的妈妈说：“我带过很多孩子，可是这样的孩子从未见过。她是一团火，可不是小娃娃。怎么也管不住她。她一坐上雪橇，你就别想把她拉下来。她从小山上滑下来十趟还不过瘾。她大叫大嚷：‘还要来，还要来！’要知道雪橇不是我们的呀。她淌了多少眼泪，叫了多少声，吵了多少次！这孩子真难带！”

古丽雅被送到幼儿园里去了。

在幼儿园里，古丽雅安静下来了。在家里她一分钟也坐不

稳，可是在这儿呢，她整整几个钟头一声不响，静静地坐着，用泥土捏东西，这玩意儿被她提出了一个名称——“捏捏”。

她也喜欢用积木在地板上堆各式各样的房子和尖塔。哪一个孩子敢弄倒她堆的东西，他可就倒霉啦。古丽雅会气得满脸通红，跳起来用拳头揍她的同伴，被揍的人嚷得全幼儿园都能听见。

可是孩子们仍然喜欢古丽雅，她一不上幼儿园去，大家就觉得闷得慌。

男孩子们说：“她虽然爱吵爱闹，不过跟她玩儿很有趣，她很能动脑筋。”

那时候古丽雅的妈妈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。到她家来的那些导演，望着古丽雅总是说：

“最好把小古丽雅拍到我们的电影里去！”

他们喜欢古丽雅那淘气快活的样子、那双灰眼睛的狡猾眼光、那种少有的活泼。

有一天，妈妈告诉古丽雅说：

“你今天用不着上幼儿园了，我和你看小鱼和鸟儿去。”

这一天跟平日全不相同。一辆汽车开到她家门口，古丽雅跟妈妈坐了上去。她们来到一个广场，那里挤满了人，汽车开不过去，人也走不过去。到处都听到公鸡的嘈杂的叫声和母鸡的急促的“咯咯”声。有一个地方，鹅群大模大样地“刚刚”叫，还想盖过大家的声音。火鸡也在急速地嚷个不休。

妈妈搀着古丽雅的手，从人缝里挤过去。

地上和摊子上放着鸟笼和鱼缸。昏昏沉沉的大鱼在水里慢慢地游，小金鱼又轻又快地忽上忽下，飘着花边一样的透明尾巴。

“咦，妈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古丽雅嚷起来，“水里的小鸟儿

么?”

可是这时候，有一个穿皮上衣、宽肩膀的陌生人走到古丽雅面前，对她的妈妈点点头，把古丽雅抱起来。

“我来给你看点东西。”他说着要把她抱走。

古丽雅回头看看妈妈。她心里想，妈妈会把他从“皮叔叔”的手里抢回来的，可是妈妈只是向她摆摆手：

“没关系，小古丽雅，不要怕。”

古丽雅根本没想到过怕。她就是不爱让陌生人抱着。

“我自己走，”古丽雅说，“放了我吧。”

“马上就放，马上就放。”那人回答着，到了一个玻璃箱旁边，把她放在地上。

玻璃箱里装着浓密的青草，青草里有东西在动来动去，很像又粗又长的绳子。它们是蛇。古丽雅想了不大一会，就抓住其中一条，拉起来了。

“你实在是个大胆的小姑娘！”古丽雅听见头上“皮叔叔”说话的声音。

三岁的古丽雅没想到，这个叔叔是一位电影摄影师，她自己刚才给人家拍到一部新片子里去了。

当年，喇叭市场每逢星期日，有人出卖各种动物。爱玩鸟儿、鱼和小野兽的人，在这儿总可以挑到合意的玩意儿：会唱的金丝鸟、金翅雀、画眉，良种的小猎狗，乌龟，甚至于海外的鸚鵡。

摄影师们把古丽雅带到喇叭市场来，是因为这一天，他们要拍契诃夫的小说《卡施坦卡》里的一场戏。在这场戏里，小鸡卡施坦卡来到喇叭市场，在一堆大人和小孩中间，丢失了自己的主人。

过了几天，电影制片厂给古丽雅送来了她的第一次工资

——两个卢布。

一个卢布当天就化了：家里碰巧没钱，这个卢布正好用来给病中的古丽雅买了药。

另外一个卢布——一张又大又新的黄色卢布——一直到现在，还保存在古丽雅妈妈身边，它和古丽雅小时候的淡黄色软卷发，一块儿被妈妈藏在一个小匣子里。

巴尔马烈依来了！

一个窗户很多的房子，又宽又大的门口来了一辆汽车。这是他们把五岁的古丽雅送到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场来了。

上一天晚上，古丽雅妈妈的老朋友、电影制片厂里的一位导演来看古丽雅的妈妈。那时候厂里正在拍一部片子：《梁赞*农妇》。

“看在老天爷的份上，您要救救我们呐，”他说，“让你的古丽雅来给我们拍《梁赞农妇》吧。”

接着他就说起预定拍这部片子的小姑娘，因为怕强烈的灯光，又怕“噼啪”响的机器，结果不肯拍了。

“你的古丽雅胆子大，她不会使我们为难的。”导演说。

“胆大是胆大，”妈妈回答说，“不过她拍电影还嫌早点儿。”

“没关系，就这么一回。”导演安慰她。

于是，古丽雅走进了一个奇怪的房间。这房间里满是镜子，高高的灯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。

导演把古丽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。

* 梁赞是一座城的名字。

“你应该吓唬这儿一位婶婶。”他说着朝一个穿花衣服、裹头巾、大眼睛的漂亮女人指了指，“一个生气的叔叔要到她这儿来，你一看见他，就向这婶婶跑去，嚷着说：‘叔叔来了！’明白么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古丽雅说。

于是就开始排戏。他们给古丽雅穿上一件没袖子的花衣服，头上裹一条三角头巾。

围着古丽雅的演员们哈哈笑着说：“她不是活像梁赞的乡下小姑娘么？”

灯一下子开了，亮得很。

“妈妈！”古丽雅不由得嚷起来。

耀眼的灯光从四面八方照过来，晃她的眼睛。

从灯光后面的什么地方，传来导演的熟悉声音：

“小古丽雅，不要怕，这是灯呀。噯，你该怎样吓娜斯嘉婶婶呢？谁到她这儿来啦？”

古丽雅稍微想了想，瞪起吓人的眼睛，嚷道：

“娜斯嘉，娜斯嘉，逃哇！巴尔马烈依来了！”

古丽雅要做的就是这些。她现在可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，她的妈妈正在那儿等她。可是她还想知道可怜的娜斯嘉接下去怎么样了。

古丽雅钻到了桌子底下，睁大着眼，用拳头吓唬巴尔马烈依，叽叽咕咕地说：

“滚出去，混蛋！滚出去呀！”

戏演下去，演到“死了的”娜斯嘉给抱到小屋子里来的时候，古丽雅望着她，用小拳头捂着脸，轻轻地哭起来了。

片子拍好几个月后，导演们送给古丽雅一张像片，那上面照的就是她扮的最小的梁赞姑娘。像片上写着：

“送给最有天才的女演员。感激你的导演们赠。”

朋友和敌人

古丽雅最喜欢讲旅行的书。

古丽雅心里想：“我快点儿大起来多好，我自己做旅行家！”

古丽雅的幻想，忽然意外地实现了。古丽雅要跟妈妈一块儿到远远的亚美尼亚去。

在妈妈来说，这是一次公事出差；在古丽雅来说，这是一次最快活的旅行。

在亚美尼亚，她们住宿的房子，院子里可以闻到一股焦味儿，这焦味儿是打对门的小石灶发出来的。一个黑辫子编得很紧的小姑娘蹲在灶前。她用一把大羹匙在拌铜盆里的东西。铜盆里喷出一股蜜糖香气，连街上也可以闻到这股香味儿。

秋天快到了。太阳晒下来已经不是夏天的样子，温和多了。

古丽雅问那小姑娘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姑娘把两根小辫子一根一根理好，瞅着把羹匙看来看去，好像还是第一回看见似的。

她轻轻地回答：“加亚耐。”

古丽雅坐到台级上，坐在加亚耐身边。那小姑娘逐渐变成一个健谈的人，古丽雅从她嘴里，知道两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叫做阿腊腊特山，知道亚美尼亚人有时候叫它们做西斯和马西斯——意思就是大小阿腊腊特山。古丽雅告诉加亚耐，她和妈妈坐火车穿过一些什么山，她们大清早到阿拉格尧站的时候冷得很。

“山上总是这样的。”加亚耐说，“那边是阿拉格尧山，”她用

手指了指耸立在阿腊腊特山正对面的一座山，“我哥哥卡罗爬上过山顶。”

古丽雅问她：“他现在人呢？”

“在那边。”加亚耐朝一个戴毛皮帽子的男孩子摆摆手。

那男孩子坐在石围墙上，用手在眼睛上搭凉棚，望着远远的什么地方。

加亚耐解释说：“他在守望着，不让陌生孩子偷我们的梨和榅桲果*。”

“可惜我哥哥爱利克不在这儿，”古丽雅叹了口气，“让爱利克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多好。”

古丽雅想也不想，就说出这句话来，说出这样的话，连她本人也觉得奇怪。爱利克根本不是她的哥哥，她和他从小是同学，可是这时候古丽雅羡慕加亚耐有哥哥，于是也给自己想出了一个哥哥来。

加亚耐问她：“他个子大么，我说你的哥哥？”

“大，”古丽雅说，“说不定比你的卡罗还大。”

古丽雅朝戴皮帽子的男孩子望望。

那孩子用拳头威吓站在石围墙外面的人，用亚美尼亚话生气地大叫。忽然围墙外面有几块泥巴直朝他飞过来。

古丽雅跳起来朝围墙跑过去。她很快就爬上了围墙，嚷着说：

“哼，你们这些孩子！你们不马上住手，我就要叫我哥哥爱利克了。他有一枝真的猎枪呐！”

一群敌人惊讶地望着这个陌生小丫头，这个小丫头跟本城大街上见惯了的沉默害臊的小姑娘完全不同。

* 榅桲果是做果酱的一种果子。“榅桲”音“卧勃”。

最黑最结实的一个敌人，张开了嘴，眼也不眨地望着古丽雅。

“站住，站住！”古丽雅说，“我要朝你们跑过来了！”

不知道这孩子懂不懂她的话，可是他一转身就逃跑了。

其余的人都跟着他逃跑了。

“他们现在要从另外一头跑过来，”卡罗说，“我很知道他们！”

“可是你不要错过机会。你迎着他们跑过去呀！”古丽雅命令他说，“有什么事，叫爱利克就是了！”

卡罗从围墙上爬下来，撒开了腿，冲到院子的另一头去。他那拚命的叫声，很快就从那边传过来了：

“爱利克！这儿来！爱——利克！”

古丽雅赶过去帮忙。

“爱利克来了！”她一面跑一面叫，“他装枪弹了！”

卡罗站在房子的斜屋顶上，快活地摇手：

“他们逃走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古丽雅嚷着说，“他们害怕啦！”

卡罗爬到地上来。

“你真的有个哥哥叫爱利克么？”他问。

古丽雅点点头：

“堂兄弟。”

“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家里么？”

“在家里……在莫斯科。”

卡罗竖起了黑眉毛。可是在他领会了她的意思以后，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狡猾！哥哥在莫斯科，你却拿哥哥来吓走……”

“你愿意跟我交朋友么？”古丽雅问他。

卡罗笑着说：

“我有个妹妹叫加亚耐，你可以跟她交朋友。”

“跟你不可以么？”

卡罗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都可以。”

从这一天起，古丽雅跟加亚耐和卡罗交上了朋友。敌人在远远的地方，眼红地看着这兄妹两人，给一个外乡小姑娘摘最熟最多汁的梨。

很快，敌人就非常尊敬这个外乡小姑娘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在他们的院子里，系着一只很凶的大狗——阿勃烈克。周围很远也听得见它又沙又凶的叫声。

有几回，古丽雅在阿勃烈克住的院子门口停下来，往门里瞧，可是看不见阿勃烈克。

最后古丽雅鼓起勇气，攀到石围墙墙头上，终于看见了那只灰色大狼狗。这狗拚命地扭头，尽力想要摆脱那根当练子用的粗绳子。

“我现在来帮你！”古丽雅叫了一声，就翻过围墙，跳到院子里直往狗窝跑去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？！”卡罗忽然在墙头上出现，在她后面大叫，“它要把你咬碎的！它要把你咬成一块块的！”

“没关系，”古丽雅说，“它不会咬我的。”

狼狗阿勃烈克沉着脸看看古丽雅，接着向前扑，叫得很凶，把喉咙也快叫破了。古丽雅住了脚。

“阿勃烈克，”她用最温柔的声音说，“不要怕，小宝贝，我不会欺负你的……”

阿勃烈克惊奇地蹲着后腿坐下来。

古丽雅走到可怕的大狗身边，摸摸它两耳中间的额头，同

时解开绳子。那狗高兴得好像发了疯。它绕着古丽雅跳，后来竖起前腿，搭在她的肩膀上。

古丽雅解放阿勃烈克以后，拉住它的颈圈，这只曾经使附近居民谁都害怕的看门狗，现在在这个姑娘身边又安静又温柔地走着，在她的脚旁边小心地跨步子。

从这一天起，通街的人都称赞古丽雅，说她在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。

但是，古丽雅离开这地方的日子，终于到了。门口停着一辆马车。卡罗把皮箱搬出来。

卡罗的妈妈，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个子妇人，递给古丽雅一个柳条篮子，篮子里装满了一串串的葡萄。加亚耐走过来，她哭了。

古丽雅抱抱她，亲亲她。

“不要哭，加亚耐。你上莫斯科来看我们吧。”

那些男孩子一声不响，站在远一点的地方。他们过去是古丽雅的敌人，现在是她的朋友。车子一动，古丽雅朝他们挥手。

一大堆人马上跟着她跑，两个最敏捷的吊在车子后面。开车子的用亚美尼亚话向他们嚷了一声什么，两个孩子哈哈大笑起来，把车子的边抓得更紧。

可是还不止这样。毛茸茸的阿勃烈克拖着绳子冲到街上来。它跳了几跳，就赶上了大家，而且跑到了车子前面。

“好阿勃烈克！”古丽雅嚷起来。

这时候车子下山了，两个孩子也跳到地上来。

“再见啦！”古丽雅对他们喊着，他们两人摘下帽子，向古丽雅挥了几下，一直到车子看不见了为止……

第一高度

在岩石重叠的海岸上，乌克兰电影制片厂的玻璃房子，藏在洋槐的浓密的绿荫里。房子的红瓦盖远远就能看见。花园里面可以看到一群活泼的光脚孩子，在这些孩子前面，又可以看到穿花布裙子和乌克兰绣花衫衬的快活黑姑娘。这姑娘就是电影里的女主角——勇敢的瓦西林卡。这儿正在拍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“游击队的女儿”。

古丽雅演瓦西林卡。这事情是她跟妈妈一块儿到乌克兰时发生的。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一看见古丽雅，就马上决定瓦西林卡必须像古丽雅的样子。妈妈不愿意让古丽雅成为一个电影演员，可是导演们苦苦要求，直到她答应为止。

古丽雅担任了这件艰难繁重的工作。

这部电影里有一场面，是瓦西林卡骑着马跳过障碍物。为了演这场戏，古丽雅必须练习骑有马鞍的马和没有马鞍的马。

一位红军战士，把一匹高大的白马牵到制片厂的院子里来，他摸着这匹马的又高又滑的背，说：

“这是匹好马，没有比这灰毛更好的马了。”

当大家把古丽雅扶到马背上上去的时候，这匹“好”马却变成了一匹又坏又野的马了。它用力一跃，马上就把古丽雅往后一抛，古丽雅差点儿倒栽下来。大家及时扶住了她。

“您在旁边走，”古丽雅对导演说，“我再试一回。”

她坐稳后，拉拉缰绳，灰毛一动也不动。古丽雅用腿夹紧马的肚子，可是它还是不动。红军战士拍拍马的后颈说：

“你怎么啦，小傻瓜？走！快走！”

古丽雅又拉了拉缰绳。灰毛忽然跳起舞来了。它向后一跳。古丽雅扑倒在它的脖子上。旁边的人又赶上去把她扶起来。

她涨红了脸。

“怎么，害怕啦？”导演和摄影师问她。

“害怕了，”古丽雅说，“我本来以为会摔死的。”

“嗯，今天也许骑够了吧。”

“不，再来。”古丽雅回答说。

她用缰绳一会儿要灰毛停，一会儿赶灰毛走，最后逼得它只好听话。顽固的灰毛明白自己是驯不过这位小骑士的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她继续学骑马。等到古丽雅学会了骑在马背上跨步、跳和跑，公园小路上就放了一些高高的障碍物。

瓦西林卡又大胆又快活地坐在马鞍上。灰毛马上往前跑去，可是到了障碍物前面，又吓得跳到旁边去了。古丽雅好容易叫它停下来。灰毛踢踢后脚，摇摇头，咬咬马口嚼。古丽雅勉强在马鞍下坐好，重新赶马上前。她朝障碍物冲去，风迎面直吹，灰毛跑到目的地，又闪到旁边去了。它好像拿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要扔掉身上那很轻、可是很不安稳的负担似的。古丽雅的头昏起来了。她使劲拉住马缰。

导演用传声筒嚷道：“停止排戏！”

可是古丽雅不愿意屈服。

“没关系，我跳得过去的。必须跳过去！”

她坐得更稳些，趴在马的脖子上说：

“唉，灰毛，别泄气呀！”她又向障碍物跑过去。她的心跳得更厉害。

可是灰毛泄气了。它就在障碍物前面，两次三番闪到旁边去。

“算了吧，古丽雅，用不着这样啊！”导演嚷着说。

古丽雅什么也没听见。她咬紧牙齿，像弹簧一样缩紧了身子赶马上前。到了障碍物前面的时候，她把腿一夹，马来不及躲闪，向前一跳，古丽雅像插了翅膀似地高飞起来。一眨眼工夫——马又在小路上轻快地跑开了。

障碍物跳过啦。十二岁的古丽雅，就这样达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高度。

瓦尔卡和瓦西林卡

秋天，《游击队的女儿》这片子运到莫斯科去试映。

她本人很想到莫斯科去，很想到从前的房子里去，很想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去，很想进自己在莫斯科的学校。

可是妈妈怎样也离不开敖德萨。

只好习惯过新的生活，进新的学校。

可是她刚开始跟这学校混熟，又要离开了。这一回是上基辅去，那边有一部新片子准备开拍。

基辅的电影制片厂比敖德萨大多了。古丽雅喜欢这里的一切——拍片时不耀眼睛的、柔和的浅蓝色灯光，大摄影棚，大家像欢迎老演员一样欢迎她的情形。

导演和她谈话，就像和所有别的演员谈话一样认真。她要参加的每一件事、每一场戏，他都给她详细解释，古丽雅对于什么是演技，也了解得更清楚、更深刻了。

这回派她的角色可不容易演。

古丽雅应该了解和体会到瓦尔卡——一个老矿工的孙女儿——遭到的大悲痛。

为了让她更好地体会自己的角色，导演带她到矿山去，跟